

*Tu ne m'as rien demandé et voilà
que je te catapulte des mots.*

与往事说再见

Se résoudre aux adieux

[法] 菲利普·贝松 著 潘巧英 译

与往事说再见

Se résoudre aux adieux

〔法〕菲利普·贝松 著 潘巧英 译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09-2011-729 号

Se résoudre aux adieux

by Philippe Besson

© Editions Julliard, Paris 200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往事说再见 / (法) 贝松 (Besson, P.) 著; 潘巧英译.

-- 上海: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 2011

(法国当代文学经典)

ISBN 978-7-5520-0000-9

I. ①与… II. ①贝… ②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法国-现代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6479号

出品人: 缪宏才

总策划: 闫青华

责任编辑: 黄诗韵

特约编辑: 何家炜

营销编辑: 陈轶

封面设计: 万语设计联盟·陈 娴

与往事说再见

【法】菲利普·贝松 著 潘巧英 译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

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 邮编: 200020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00千字 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开 印张 7

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20-0000-9/I·049

定价: 2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哈瓦那

La Havane



克莱芒：

我决定给你写信。我要做点什么。

我不要再这样沉默下去。

我要告诉你：我曾认真地试过任由沉默将自己包围。我背负着沉默，就像套上了一件衣服。我沉溺于此，像接受惩罚似的。你不要会错意，我这么做首先是为了自己。这是个自私的选择，尽管我为此付出了代价。事实上，我本以为这样就可以拯救自己，但是，沉默却无法救赎。不，应该说，沉默并没有将我救赎。我甚至觉得沉默使我在忧郁和悲伤中越陷越深。老实说，沉默把我摧毁了。当

我沉默时，无数的画面在眼前回旋，还有那挥之不去的记忆，就像不断纠缠的苍蝇在脸旁盘旋。我舞动双臂，想要驱赶它们却无济于事。它们总是去而复返。而且，沉默使人毫无防备：那突如其来的打击更加伤人。

于是现在，我试着诉说。情况不可能变得更糟了吧。也许说着说着，我就可以卸下痛苦的包袱，谁说得准呢？总会有一点作用吧。

也许你会问我：为什么要写信给你呢？因为，我要倾诉。但如果没有听众，又何来真正的倾诉？就好像对着清风，对着沙漠，对着深渊诉说，却得不到任何回应。说出的话很快就无迹可寻，就好像它们从来不曾存在。如果没有人倾听，我会继续沉默。我需要有人倾听我的心声。除了你，还有谁呢？

是的，除了你还有谁呢？

我要直呼你的名字。

克莱芒。

我再也不能叫“我的爱人”，或其他类似的昵称。人们使用着这些幼稚的昵称，丝毫不觉得可笑。大家不停地重复着这些昵称，却忘了体会其中的意义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如果我叫你“我的爱人”，你会感到为难。你肯定会说，我的伤痛还没有治愈。

我承认：我还没有治愈。病人总是强颜欢笑，以宽慰健康的人。他们掩饰着自己的痛苦，换来别人的感激。

也许，你会责备我这挖苦的口气，还有这近似于哀怨的嘲讽。但是放心吧，我可以表现得更好。再说，你不喜欢崩溃、迷茫的女人，你喜欢隐忍、端庄的女人。这要求真是苛刻。但是别担心，我也可以保持端庄：这很简单，我只需要预先做好准备。我需要努力，因为我无法自然而然地表现出端庄。

如果看到自己像其他女人那样能够默默地承受打击，

也许我会高兴吧。我总是很欣赏那些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保持冷静的人。他们站在废墟中，却还能找到办法去救护伤者。唉，我没有他们那么勇敢，也没有他们那么坚决，更无法像他们那么麻木。我太清醒了，无法直接面对灾难。我太脆弱了，无法做到面对灾难而不颤抖。

是的，我是个脆弱的人。这你是知道的。

我是在哈瓦那给你写信。

哈瓦那是个适合自我放逐的地方。原因很简单：我要去一个我们都未曾去过的地方，一个不会勾起我记忆的地方。如果我去纽约，那么所有的记忆都会浮现。我们在那里一起度过了两个春天。就你和我，我们两个。当然，如果和曼哈顿的悲剧^①相比，我的痛苦理所应当轻了许多。时间流逝，可人们对曼哈顿的悲剧依然记忆犹新。一个人失去爱情的伤悲又怎能和这么多人失去生

^①指美国“9·11”事件。——译者注（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，均为译者注）

命的悲恸相比？但是我不想冒险做出这等失礼的事情：事实上，我担心这么多人的伤痛在我的忧郁面前也会变得无足轻重。

我选择去哈瓦那还有一个原因：我需要阳光。我以为在阳光下，不幸带来的痛苦会减轻。哈瓦那阳光普照。阳光使贫穷不再那么可怕。阳光使人放慢脚步。阳光使身体更性感，皮肤更有光泽。阳光使我戴着墨镜走上街头，时不时地躲到露天咖啡馆的遮阳伞下小憩片刻。阳光使我混迹于人群，因为不怕阳光暴晒的男男女女都走上了街头。这是一种健康的劳累。这是一种惬意的疲惫。

我还需要时差。这种距离就像一种决裂，就像时间的衍射。不同的时区拉远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我真的以为，只要调整手表的时针，只要不和你生活在同一时区，只要和你的现实世界决裂，我就能得到解脱。但是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错了。对于这一点，我完全错了。因为我还是不知不觉地想起你，每时每刻都在想。

我控制不了自己。没有哪一天我不问自己：他那儿几点
了？然后又问自己：他现在在做什么？每天这个时候他
习惯做什么？

我选择了一个陌生的国家，这里讲另一种语言，我
听不懂周围人讲的话。耳旁是纷杂的喧哗或是窃窃的私
语，我却可以无动于衷，甚至置身事外。当然，人们琐
碎的日常生活本应该让我摆脱不安的情绪。看着别人的
生活，我本该渐渐淡忘自己的生活，但是一个处于康复
期的病人总是会看到种种危险的迹象：我怕听到甜言蜜
语，这会伤害到我；我怕听到夫妻之间拌嘴，这会使我
崩溃。我需要一个全新的环境。周围的人和我不同，和
我们都不同。他们讲着另一种语言。

我本想去更南边的国家，去阿根廷或巴西。但旅行
社的姑娘一直向我炫耀古巴的魅力。她是这样来形容哈
瓦那的：“这是一个几十年来一直凝固着的城市，它看
上去破破烂烂的，但是大海增添了它的魅力。”我对自己
说，这就是我想去的地方。

也许她用的词并不是这几个吧。但我是这么记得的。

我住在国家酒店，房间的窗户对着马莱孔海堤大道。这条海堤将公路保护起来，使其免受大海的侵蚀。海浪日复一日、不知疲倦地击打着堤坝，可是就连飓风都无法将它摧毁。你应该在电视报道中见过这些画面，或者你的朋友来这里度假，回去后向你提起过。这是所有人印象最深、最容易想起的画面。堤坝就像一条英国人用来散步的大道，只是已经破旧不堪，而且也见不到散步的老太太。

我几乎每天都去那里散散步。有时也一鼓作气，一直踱到哈瓦那的老城区。其实我并不喜欢那里，因为到处都充斥着游人。但走到那里是我定下的目标。我经常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，只知道大概要走一个小时。我常常走着走着，就在嘈杂的街口停下。肮脏杂乱的街道上人声鼎沸，美国产的汽车破破烂烂，吱吱嘎嘎响个不停。瘦得皮包骨头的野狗在街上游荡。十几岁的孩子跟





迷路的外国人搭讪。教莎莎舞的老师头上涂满了发油，向游人推销他的舞蹈特训课程。这时，一股强烈的倦意向我袭来，于是我坐上一辆摩的回到酒店，然后整个人瘫在床上，睡上几个小时，就这样打发下午的时光。

酒店的工作人员对我很友善，连清洁大婶们都认得我，有几个还试图跟我攀谈，可总是讲不上几句。她们的英语讲得很差，我又不想费力去理解她们的意思。再说，我和她们之间没有什么可以交流的，也就只能谈谈当天的天气。她们几乎每次都说天气很热这样的话。我微笑着点点头，几乎没讲什么，但有时这已经是我在白天说过的全部的话了。

尽管我的沉默寡言令她们十分纳闷，但她们还是尊重我，没有来打扰我的清静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她们应该是有点怕我吧。但是现在，她们觉得我只是一个怪人而已，绝对不会伤害别人。我不是怪人，可怎么向她们解释呢？

不管怎么说，她们的友善令我迷茫。我常常觉得自

己生来就是要受苦受难的——这是我的妄想症在作祟。

我常常坐在酒店花园的棕榈树下打发时间。就这样坐着，身子深深地陷在沙发里，嘴巴呷着古巴鸡尾酒^①。我无需招呼，在这里工作的年轻服务生就会把这种酒端上来。他们看上去十分温顺友善，但是你可不要被这种表象欺骗了。他们带着属于二十岁年轻人那种桀骜，还隐隐含着对我们这些整日无所事事的西方人的不屑。我觉得这种情绪很正常。我身边有依旧放置在炮架上的克虏伯大炮。它们曾是用来保卫海湾、抵御外敌人侵的。朗姆酒喝过了头，我有点昏昏欲睡。就在这种飘飘然的状态下，我想象着要是你来了，迎接你的就是这些大炮。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好玩。可是你不会来。而且，不管怎么说，用这些大炮来保护也不顶用。

我以为，在哈瓦那待上即使短短的几个星期，就可以学会不再等你。我以为，我可以结束对你的等待。是

①即Mojito鸡尾酒，用捣碎的薄荷混入白朗姆酒、苏打水和冰，是抵抗热带阳光的最佳饮料。

的，我曾想：你不会来这里。是的，我待在这里没有任何的风险。没有人会来敲我的门，所以我不用再一惊一乍。还有，我的电话无法接通，因为我没有去缴费。没有人可以找到我。也没有信件，没有打开邮箱却永远见不到你的来信时那种痛苦。除了让娜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去了哪里。她负责宽慰那些四处找我的人，但又不会告诉别人我的藏身之所。没有不速之客。什么都不会发生，也不会有人来找我，尤其是你。你看，为了不见到你，我做了一切准备。我希望这样就能重新找回片刻的宁静和安详。至少，我能摆脱这可怕的躁动，就像摆脱那些醒醒的念头。我正在努力。你不要过早地对我下定论。

你知道的，要努力做到不再等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当我思索这些时，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把最美好的时光都用于此，用于对你的等待了。首先，我等着你注意我，可是你的目光总是从我身边掠过，从不停留。接着，我又等你向我迈出一小步，哪怕只是小小的一步。这不是什么难事，可是你却用了很长的时间。后来，你说那时我就给你留下